

课程思政视角下医学院校大学英语课堂小组互动中的同伴支架研究

郭艳红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外国语学院 山东泰安

【摘要】本文以社会文化理论为基础，以某医学院校医学相关专业本科大一两个班的 72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医学院校大学英语课堂小组互动中的同伴支架。研究发现，（1）同伴支架普遍存在于小组讨论互动中。（2）同伴支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纠正错误表达、提供词汇、提供观点、简化任务、提高参与度、维持既定目标、提供情感支持等七个方面。（3）学生自身外语水平有限，在为同伴提供学习帮助时，可能存在不当之处，小组讨论需要教师的检查引导。研究表明，总体来看，同伴支架对学生的外语水平的提高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同伴支架；大学英语课堂；小组互动

【基金项目】本文为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课程思政教学研究项目（KZ-2024089），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2023-DYZX-57）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25 年 6 月 6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7 月 5 日

【DOI】10.12208/j.ije.20250254

Study on peer scaffolding in group discussion among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 in medical universities

Yanhong Guo

Shandong First Medical University & Shandong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 Tai 'an, Shandong

【Abstract】From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takes 72 first-year students from two classes of medical majors in a medical univers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uses a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study the peer scaffolding in the interaction of topic discussion groups in college English classes in a medical univers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1) Peer scaffolding existed in group discussion interactions. (2) The role of peer scaffolding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seven aspects: correcting wrong usages, providing words and phrases, providing viewpoints, explaining to simplify tasks, improving participation, maintaining tasks, and frustration control. (3) Due to their limited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students may provide inappropriate scaffolding to their peers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so group discussions need the teacher's inspection and guidance. The study shows that peer scaffolding facilitates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Keywords】Peer scaffolding; College English class; Group interaction

1 引言

社会文化理论的奠基者是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Vygotsky），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强调社会互动在认知发展中的核心作用^[1]。其理论框架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已基本形成。不过该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则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在社会文化理论主义者提出的“最近发展区”的基础上，布鲁纳（Bruner）、伍德（Wood）等人提出了一种建构主义教学模式：“支架式教学”，在支架式教学中，教师的作用就像建筑中的支架，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随着学

生能力的不断提高，教师可以逐步减少帮助，直至最终撤离支架，使学生能够独立地完成学习任务^[2]。近年来，在社会文化理论的支撑下，“支架”的内涵不断拓展。学界对英语课堂口语互动中同伴间的支架作用关注度日益提升，二语习得领域的实证研究（如 Donato, 1994）已证实，语言学习者在合作交流过程中，即便并非专家身份，也能相互提供支架支持，与同伴语言互动、交流、讨论和合作，提供了更多语言输出机会，有助于巩固语言知识，提高语言表达能力^[3]。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同伴可能为了顾全面子不愿意直接指出同伴的错误，也

不会为组内一同学习的伙伴提供外语方面的协助,或是对他人的错误进行纠正(Aline & Hosoda, 2009; Kayi-Aydar, 2013 等)所以关于外语课堂会话互动中的同伴支架作用还没有统一的论断^[4,5]。本文旨在通过对外语听说课中的同伴对话的录音转写,探析医学本科院校中的非英语专业的本科生在英语听说课的同伴对话中是如何互搭支架的,同伴支架的作用是什么。

2 外语课堂支架研究概述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支架理论成了国外应用语言学界和外语教育界的热门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在英语教育上有很大的应用价值。早期的二语教学支架研究偏重于研究教师给学生提供的支架的作用:有代表性的有伍德、布鲁纳和罗瑟斯(Wood, Bruner & Rose, 1976^[2])等人。随着英语课堂小组互动研究的发展,许多研究证明在二语习得的小组对话中,由同伴提供的语言支架对学习者的外语水平的提高也有重要的支持作用。Donato (1994)称这种由小组对话中的共同学习者所提供的支架为集体支架或同伴支架^[3]。Donato (1994)分析了 3 名母语为英语的外语学习者一起准备口语陈述时的对话,发现学习者表现出积极主动地互相帮助和支持彼此的态度,并愿意接受对方提供的建议和指导。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促进了学习者的二语学习^[3]。Klingner 和 Vaughn (2000)调查了学生在英语课上互相帮助的频率和方式,学生在小组中进行策略讨论,相互帮助理解单词的含义等,经测试,学生的英语成绩有显著提高,他们通过行动研究说明了在如何以及何时帮助同伴方面提供具体的指导,促进了学生的帮助行为^[6]。Huong (2007)通过对越南大学大一的英语课堂进行调查研究,研究了“同伴有多大的能力”以及“同伴的能力水平如何不同”的问题^[7]。还有研究显示,同伴间的脚手架作用并非单向输出,而是双向互动的过程。即便是水平相对较低的学习者,同样能够为水平较高的学习者构建起有效的支架(De Guerrero & Villamil, 2000)^[8]。Mackey, (2012)认为在第二语言习得的互动中,学习者会澄清难以理解的输入,提供负面反馈或积极反馈、修改输出和注意差距,这些都为学习者提供了修正二语的机会^[9]。

国内在二语习得领域对支架理论的研究起步相对滞后。李淑静(2005)的研究聚焦成人英语课堂,通过对第二语言学习场景中的课堂互动对话展开分析,探讨了相关学习过程,揭示了教师和同龄人在二语习得中的语言支架的作用^[10]。贾光茂与方宗祥(2009)的研究着眼于大学英语口语交际任务,既剖析了教师支架

与同伴支架在其中的具体作用,也深入探究了支架效应与二语水平提升之间的关联,其结论指出这两种支架均能有效推动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11]。李丹丽(2012)调查了香港一所大学中学习英语强化课程的四名中国本科生在进行写作任务时同伴合作中脚手架的特点,认为教师对学习者的组活动中的语言形式的支架式引导能够促进学习者英语水平的提高^[12]。总的来说,国内学者对二语习得中支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教师支架的研究上,对外语学习中同伴支架的作用认识不足。此外,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关于同伴支架的研究结论仍存在范围局限,例如其作用多集中在提供词汇、表达方式及观点等方面(李淑静, 2005; 贾光茂、方宗祥, 2009)^[10,11]。国内针对二语习得中同伴支架的研究同样较为有限,现有成果多聚焦于学习者在合作批改、修正写作任务时的对话过程(李丹丽, 2014)^[13]。尽管徐锦芬(2016)^[14]已专门探讨大学英语课堂小组互动中的同伴支架,证实其在促进语言互动和学习效果中的作用,但现有研究仍较少关注医学生英语课的小组互动支架特征,而互动对话作为大学英语课堂的重要活动,其在专业相关情境中的表现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结果。因此,本研究计划把学生在听说课中的话题讨论录音并仔细分析根据录音转写的文稿,探究大学英语课堂中小组对话中同伴提供支架的情况以及同伴支架所起的具体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 医学院校大学英语课的小组口语对话中学习者是如何互搭支架的?

(2) 医学英语内容相关的二语习得的对话中同伴支架主要在哪些方面有所体现?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山东某医学院校生物制药专业本科大学一年级的两个班,共 72 人,年龄 18-20 岁。开始小组会话录音前,学生按宿舍分为 4 人小组,每个班有 10 个由四人组成的小组,共有 20 个小组。两个班在一名老师的指导下,用同样的教材学习课程:大学英语 2,学时、教学内容、教学进度和授课方式等也一样。正式录音安排在课本最后两个单元即第七和第八两个单元的教学进程中,在此之前,学生已进行过小组会话并录音的练习。本研究是在大一第二学期以宿舍为单位进行,因此学生彼此熟悉,避免了学生因紧张不敢用英语与陌生人进行会话的问题,从而使收集到的语料真实、可靠。

3.3 互动任务

大学英语课堂中应用广泛并且效果较好的互动活动是用英语就某一话题进行讨论（徐锦芬 寇金南，2011），因此本研究使用的语料均为话题讨论，话题来自大学英语 2 课堂上使用的《新视野大学英语 2》（第三版）教材和《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视听说教程 2》，话题结合学生的专业、兴趣等学情进行了调整^[15]。小组成员就某一话题进行讨论。四次话题讨论的题目为：

（1）在医学领域中,男性和女性的工作风格有什么不同？

（2）作为医学生，你支持用动物做医学实验吗？为什么？

（3）作为一名医学生，你认为三名音乐家 Feliciano dos Santos（宣扬洗手，保持个人卫生），Jack Johnson（宣扬保护环境），和 Jake Shimabukuro（宣扬远离毒品）哪一位传达了最重要的信息？为什么？

（4）暑期医学研学，你想去哪儿？去那里做什么？

3.4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自学生用手机自行录音的 4 次话题讨论的音频所转写的文本。共计语料 40 份，（10 组*4 次话题讨论）其中有效语料 39 份，有两份语料雷同，按一份计算。每份平均时间为 6 分钟，（每人 1.5 分钟）。共计 234 分钟。本研究拟采用以下方式对采集到的文本数据进行转写与分析。

首先，会对转写完成的文本进行细致研读。找出学

生活题讨论文本中同伴互相搭支架的话轮，即学生需要互相提示、帮助才能把讨论继续下去的语言片段。

第二，参考 wood, Bruner & G. Ross 在 *The role of tutoring in problem solving* 中提出的支架的特点和种类，对采集到的有支架特点的语料数据根据类别进行赋码，然后统计各类支架的数量及每一种类别在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比^[2]。

第三，完成录音稿的转写后，抽取 10 名学生对话题讨论过程中与同伴互搭支架相关的问题进行访谈，然后对访谈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归纳，将访谈的定性研究的结果作为录音文本中支架数量与分类的定量统计分析的补充。

4 结果与讨论

4.1 小组互动中同伴互搭支架情况

本研究依据 Wood 与 G. Ross 对支架类型的界定，对收集到的 39 份录音（含 234 分钟小组讨论内容）进行转写与分析，共识别出 280 个同伴支架语言对话片段^[2]。经量化统计可知，同伴支架主要体现为 7 种功能，具体占比为：纠正错误表达（37.5%）、提供词汇（37.1%）、提供观点（9.3%）、简化任务（6.1%）、提高参与度（3.6%）、维持既定目标（3.6%）、提供情感支持（2.9%）（详见表 1）。

表 1 同伴互搭支架量化表

类别	纠正错误表达	提供词汇	提供观点	简化任务	提高参与度	维持既定目标	提供情感支持
数量	105	104	26	17	10	10	8
百分比	37.5%	37.1%	9.3%	6.1%	3.6%	3.6%	2.9%
总计	280						

语料分析显示，每一份小组讨论都有同伴互搭支架，以使交流顺利开展的内容，当某个小组成员在讨论中遇上问题时，其他小组成员会通过提示、换句话说、解释、反问、重复等方式帮助他/她克服交流困难，使小组的话题讨论顺利进行。

4.2 同伴支架的作用

表 1 呈现了小组讨论中同伴间相互搭建支架的 7 种具体表现，包括纠正错误表达、提供词汇、提高参与度、提供观点、简化任务、维持既定目标及提供情感支持。接下来，笔者将结合小组交流的具体对话片段展开详细分析。

1) 纠正错误表达

（a）纠正发音

选段 1

D: That's true. The characteristics (/ˌtʃærəktəˈrɪstɪks/) of male and female doctors' working styles ...

C: characteristics/ˌkærəktəˈrɪstɪks/

D: Oh,the characteristics (correct pronunciation) of male and female doctors' working styles are different.

在选段 1 中，D 把“特点” characteristics/ˌkærəktəˈrɪstɪks/错读成/ˌtʃærəktəˈrɪstɪks/，C 听出了这一发音错误，（在随后的访谈中 C 证实了这一点）就说出了正确的发音，D 便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发音，并使用正确的发音，继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b）纠正词语

选段 2

B: I heard that you chose Beijing, where the medical atmosphere is very good. However, if I we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I would like to visit Shanghai, as its medical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are very advanced.

A: Shang Hai is a place, we can't say a place has equipment, maybe we can say: as the medical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there are very advanced.

B: Yes, the medical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in Shang Hai are very advanced.

在选段 2 中, B 说想去上海, 因为它的技术和设备都很先进。A 说上海是地名, 不能说某个地方有设备, 可以把地名放在句尾。在 A 的提示下, B 意识到了这一老师上课时曾经提及的母语负迁移造成的语法错误, 改成了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in Shang Hai* 这一语法正确的表达。

(c) 纠正语法

选段 3

C: Usually female doctors ar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patients in a warmer and more friendly way, make the patients feel more supported.

D: making them feel more supported. "make" is the second verb, we should add "ing" to it.

C: yes, making them feel more supported.

在选段 3 中, C 说女医生通常能和病人用更温暖、友好的方式交流, 使病人感受到支持。D 提示到: *make* 是句中的第二个动词, 应该加 *ing*, D 表示同意, 并改正了这一语法错误。通过对小组对话语料的分析, 我们发现, 学生互搭支架相互纠错主要集中在词汇和发音上, 少量涉及语法方面的纠错, 这一发现可以作为贾光茂和方宗祥(2009)研究(“没有发现语音和语法纠错”)的补充^[11]。

2) 提供词汇

小组对话中有时会遇上某一小组成员不会某一词汇或表达的情况, 这时学生常常会使用三种方式向同伴求助。一种是用母语直接向同伴求助, 第二种是用英语解释或换句话说的方式表达, 最后一种是在表述时使用停顿, 犹豫的方法, 以提示其他小组成员主动为自己提供相关词汇或表达。在选段 4 中 C 同学谈到了医学实验后, 可以给实验用过的动物注射一种药物, 使它们死亡。A 同学说: “你的意思是“安乐死”吗? C 同意说是的, 并且重复和再次使用了安乐死 (*euthanasia*) 这个词来继续表达自己的想法。

选段 4

C: "In addition, when conducting animal experiments, we should try our best to minimize the pain of animals. For

example, we can use narcotic drugs to numb the animals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we can inject a certain of medicine to put the animal to death without any pain and what we call that?

A: Do you mean euthanasia?

C: Yea, that's the term, euthanasia. I think euthanasia is a mercy way to the animal used in the experiment.

3) 提供观点

在小组讨论中, 常常出现一位同学提出的观点不够全面的情况, 这时其他小组成员会积极补充相关观点。在选段 5 中, 学生在讨论女医生的工作风格, A 同学说 “*Female doctors are more compassionate.*” 她提出了表示观点的关键词 *compassionate*, 但没有进一步展开说明, B 同学便补充道: “*They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patients' feelings and needs*” 作为 A 的观点的支撑细节, 并且引申出了自己的观点: “*Female doctors can build a better relationships with patients*”。紧接着 C 同学得发言又为 B 的观点提供了理由: “*They are more patient*”。最后 D 同学借用了 A、B、C 三位同伴提出的观点并进行了简化、总结, 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男女医生在工作风格上各有优势, 要互相尊重, 互相配合。纵观整个讨论, 小组成员间的对话互相补充, 互相升华彼此的观点, 使得讨论一步一步深入, 最终在吸收各位小组成员的发言精华的基础上, 汇总出了全面客观的结论。

选段 5

A: Well, I agree to some extent. But female doctors are more compassionate.

B: Yes, they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patients' feelings and needs, and they have better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can build a better relationships with patients.

C: Yes, they are more patient and ten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details in dealing with complex cases.

.....

D: 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both male doctors and female doctors have their advantages, we should respect each other an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closely. Male doctors might be ...; while female doctors can better understand patients, build better relationships with patients and be more patient.

4) 简化任务

选段 6

B: What's the topic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today?

A: The unit 7 assignment i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ourse. Which of the three musicians Feliciano dos Santos (washing hands), Jack Johnson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Jake Shimabukuro (staying away from drugs) has the most important message?

B: OK, I got the topic, which opin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C: well, I think Feliciano dos Santos from Mozambique has the most important opinion and he thinks people should wash their hands frequently and pay attention to personal hygiene.

B. What is hygiene?

C: Hygiene means cleanness, "personal hygiene" means keeping our body and hands clean.

B: OK, hygiene or cleanness is very important. I agree with you.

在选段 6 中, 组员 B 一开始不理解要开展的任务是什么, 便问道 What's the topic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today? 小组成员 A 告诉他, 要开展的是听说教程第七单元的话题讨论: 哪一位音乐家传递的信息是最重要的? 这个回答交流简洁明快地使 B 知道了要讨论的任务是什么, 使话题顺展开。随后 C 表达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I think Feliciano dos Santos from Mozambique has the most important opinion and he thinks people should wash their hands frequently and pay attention to personal hygiene. (在莫桑比克倡导洗手保持个人卫生的歌手的倡议最重要。) B 不明白 hygiene 的意思, C 便给他解释了 hygiene 的意思和 cleanness 差不多, 是“卫生”的意思。这种解释简化了任务, 并给学习者提供了充分地使用外语提供可理解的输入的机会。

5) 提高参与度

学习者在使用外语与别人交流时常常产生紧张、焦虑地情绪, 害怕自己的语言不恰当, 说错话而不敢与人交流。但在小组合作学习中, 因为小组成员是同一个宿舍的舍友, 彼此之间非常熟悉, 甚至是关系亲密的好朋友, 这大大降低了学习者说英语时的焦虑感。使那些性格内向, 平常不愿意在公众面前说话的同学也能参与到小组的话题讨论中。通过小组合作学习提升了学习者的团队合作能力, 也使学习者在团队合作中变得越来越自信。在选段 1 的对话中学习者在谈论去哪儿进行暑期医学研修。每一位小组成员在说完自己选择的目的地后, 都点名问了下一位小组成员, 想去哪里进行暑期研修。这种点名提问的方式提高了小组成员的

参与度。小组内的点名提问和上课老师提问所营造的气氛是不同的, 因为小组成员是同一个宿舍的舍友, 彼此非常熟悉, 被点名回答问题也不会觉得紧张、焦虑, 学习者轻松愉快地融入到小组交流中, 自在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在收集到的 39 份语料中, 以直接询问别人观点提高学习者参与度的方式是普遍存在的。这种轮流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方式使所有的小组成员都有平等的机会积极地表达自己地观点。

选段 7

A: Hi everyone! For the summer medical camp, I really want to go to a famous medical university. I think we could attend some lectures by top professors and learn the latest theories and research findings.

What about you, Li Ling?

B: Well, I think a large hospital would be a great choice. We could follow the doctors and see how they diagnose and treat patients in real life.

What do you think, Wang Ming?

C: I would like to enter a medical research center. So I could get involved in some research projects and gain some experience on research.

What's your choice, Xiao Li?

D: I think going to a rural medical clinic would be meaningful. We could offer assistance and better understand the healthcare situation in those areas.

6) 维持既定目标

本研究收集到的语料表明, 学习者在话题讨论中, 有时会因为某些信息的吸引而偏离主题, 出现这种情况时, 常常会有一位共同学习者, 常常是话题讨论组的组长提醒组员不要偏离既定话题, 从而把讨论的话题拉回到原来的目标上。

在选段 8 中, C 提到了 euthanasia is a mercy way to the animal used in the experiment (安乐死对实验用过的动物是慈悲的方式。) D 说安乐死不仅对动物来说是慈悲的, 对将死的人来说也是慈悲的, 他曾经看过一个有关安乐死的电影, 然后就讲起了电影情节。A 意识到讨论已经偏离了动物实验的主题, 就提醒道: 我们现在先讨论动物实验, 电影可以以后再讨论。D 接着把讨论再次引向动物实验。

选段 8

C: ...after the experiment we can inject a certain of medicine to put the animal to death without any pain.?

A: Do you mean euthanasia 安乐死?

C: Yea, that's it, euthanasia. I think euthanasia is a mercy way to the animal used in the experiment.

D: yes, euthanasia is a mercy way not only to animals but also to dying human beings. I have ever seen a touching movie about euthanasia, a disabled rich man chose euthanasia to end his life after he had experienced romantic love with his girlfriend who came from a poor common family.

A: well, we are talking about whether or not we should do animal research now. let's finish this task first and talk about the movie later.

D: OK. Talking about animal research, I think...

7) 提供情感支持

提供情感支持即帮助学习者缓解在使用外语进行交流时产生的压力和焦虑,使学习者愿意参与到外语对话中来,并在外语交流中逐渐变得愉悦、自信的正向的情感支撑。根据 Vigil 与 Oller (1976) 的观点:积极的情感维度的反馈有利于沟通的顺利进行^[16]。在选段 9 中, A 同意了 D 关于开展动物实验的看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应该在医学进步与动物实验之间取得平衡,然后转而问王娟(另一小组成员)的想法是什么,并且用“we want to listen to your opinion”鼓励王娟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后来的访谈中,王娟谈到自己来自农村,英语发音不标准,经常读错,所以不太敢在公共场合说英语,怕别人笑话自己,因为同伴的提问和鼓励,她才敢参与到话题讨论中来。这说明:同伴间的情感支持对学习参与者参与到英语对话中来,敢于开口说英语有重要的影响。

选段 9

D: That's a good suggestion. We should constantly improve our research practices. Animal research should be conducted with the utmost care and respect for the animals involved.

A: Absolutely. Let's strive to find the balance between medical progress and animal welfare. What's your idea? Wang Juan, we want to listen to your opinion.

学习者之间提供相互支持、帮助等积极的情感支持是国内研究较少涉及到的,国内研究多集中于教师在学生的合作学习中可以提供哪些积极的情感因素(王初明, 2001; 郭书彩, 2002)^[17,18]。本研究中体现的同伴提供的情感支持还表现在当有的同学犯了语言错误,觉得尴尬,不想再继续表达时,同伴给予宽容和鼓励,使她继续完成自己的话题交流。

本文中定量和定性的数据都表明小组共同学习中同伴互搭支架能促进二语学习,使学习者的二语水平在互相帮助中共同进步。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学生的二语水平有限,并不总能正确判断同伴表达中使用的语言是否错误。例如在选段 10 中, D 同学用“work seamlessly”表达“工作中可以无缝衔接”。小组成员 A 虽然一开始对这一词组表示疑惑,但经过 D 的解释, A 还是接受了这一不恰当表达。在后续的访谈中证实了 D 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在工作中可以无缝衔接”,组员 A 一开始不明白 seamlessly 的意思,后来觉得 D 解释的有道理,并且语法正确,副词修饰动词,便觉得这样的表达没什么错误。这表明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学习者之间能够互搭支架帮助彼此提高二语水平,但仍然需要教师在小组讨论作业交上来后,检查作业并给学生反馈表达中的语言错误,防止学习者在错误的表达上达成共识,把错误的语言固化在脑中。

选段 10

D: It's also about teamwork. In the operating room, for example, I've seen both male and female surgeons work seamlessly with their team, regardless of gender.

A. work seamlessly?

D: yes, seamlessly means perfectly.

A. OK, work seamlessly.

所以在提倡小组合作学习,鼓励学生互搭支架帮助彼此学习外语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教师的监督、指导作用,只有小组合作学习蓬勃展开并且教师的指导、监督也到位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外语学习。

5 结语

本文依托社会文化理论,对医学本科院校大学英语课堂小组讨论中同伴彼此搭建支架的状况开展了研究。通过分析小组讨论的语料发现(1)小组讨论中同伴互搭支架的情况普遍存在。(2)小组成员互搭支架促进交流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即:纠正错误表达、提供词汇、提供观点、简化任务、提高参与度、维持既定目标、提供情感支持。教师应根据学生互动语料中反应出来的问题,给学生提供及时的反馈和指导,以促使同伴互搭支架中他人语言调节向学生自我语言调节的积极转化的发生。因为学习者语言水平的限制,学生互相提供的支架难免有限,教师要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指导和解决方案,才能使学生在多次的小组口语练习中一次比一次进步。

本研究于自然课堂环境中开展,未施加额外的实

验干预,期望能为大学英语教学中小组互动的实施提供些许参考。

参考文献

- [1] Vygotsky, L. 1978. *Mind and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Mental Processes*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 [2] Wood, D., J. Bruner & G. Ross. 1976. The role of tutoring in problem solving [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17): 89 - 100.
- [3] Donato, R. 1994. Collective scaffolding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 In J. Lantolf & G. Appel (eds.). *Vygotskian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C]. Norwood: Ablex.
- [4] Aline, D. & Y. Hosoda. 2009. Orientation to language code and actions in group work [J]. *Canadian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 :59 - 83.
- [5] Kayi-Aydar, H. 2013. Scaffolding language learning in an academic ESL classroom [J]. *ELT Journal*, (3) :324 - 335.
- [6] Klingner, J. & S. Vaughn. 2000. The helping behaviors of fifth graders while using collaborative strategic reading during ESL content classes [J]. *TESOL Quarterly*, (1) :69 - 98.
- [7] Huong, L. 2007. The more knowledgeable peer, target language use, and group participation [J].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2) :333 - 354.
- [8] De Guerrero, M. C. M. & O. S. Villamil. 2000. Activating the ZPD: Mutual Scaffolding in L2 Peer Revision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0026-7902/00/51-68.
- [9] Mackey, A. 2012. *Input, interaction, and corrective feedback in L2 learn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0] 李淑静. 2005. Scaffolding in adult ESL classrooms [J]. *中国外语*, (6) : 24 - 30.
- [11] 贾光茂、方宗祥. 2009. 激活最近发展区: 大学英语课堂交际活动中教师及同伴支架作用研究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3): 84-87.
- [12] 李丹丽. 2012. 支架在同伴互动过程中对二语目标语学习的影响 [J]. *中国应用语言学 (英文版)*, (4) : 107 - 126.
- [13] 李丹丽. 2014. 二语协作任务中同伴支架对语言输出的影响 [J]. *中国外语*, (1) : 43 - 50.
- [14] 徐锦芬. 2016. 大学英语课堂小组互动中的同伴支架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 15-23.
- [15] 徐锦芬、寇金南. 2011. 大学英语课堂小组互动策略培训实验研究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 84-95.
- [16] Vigil, N. & J. Oller. 1976. Rule fossilization: A tentative model [J]. *Language Learning*, (2) : 281 - 295.
- [17] 王初明. 2001. 影响外语学习的两大因素与外语教学 [J]. *外语界*, (6) : 8 - 12.
- [18] 郭书彩. 2002. 外语课堂合作学习中的情感与认知因素 [J]. *国外外语教学* (2).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